



▲五月四日港樂將在墨爾本演出，地點為Arts Centre Melbourne內的Hamer Hall。該音樂廳合共三層，有逾二千四百個座位 網絡圖片

港樂國際巡演由首爾開始

【大公報訊】香港管弦樂團（港樂）將在音樂總監梵志登帶領下，到五個城市進行國際巡演，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二十周年。此次國際巡演由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東京、新加坡、悉尼）協辦及支持。

是次巡演共五場音樂會，將演出香港作曲家的委約作品，充分展示香港的創意和音樂文化。除此以外，節目還包括演奏馬勒、莫扎特、巴托和布拉姆斯等大師的著名作品，著名小提琴家寧峰亦將於五場音樂會中擔任獨奏。

巡演將由首爾開始（四月十六日，Seoul Arts Center），接着是大阪（四月十八日，The Symphony Hall）、新加坡（五月一日，The Esplanade），最後兩站分別為墨爾本（五月四日，Arts Centre Melbourne - Hamer Hall）和悉尼（五月五日，Sydney Opera House）。

寧峰於五場音樂會獨奏

梵志登自二〇一二／一三樂季正式擔任港樂音樂總監一職，由二〇一八／一九樂季開始，他將正式成為紐約愛樂音樂總監。梵氏於港樂的任命，將最少至二〇二二年夏季。

港樂行政總裁麥高德（Michael MacLeod）認為是次巡演締造了樂團的重要歷史。麥高德說：「這是有史以來，澳洲的觀眾第一次可於墨爾本維多利亞藝術中心（Arts Centre Melbourne）及悉尼歌劇院（Sydney Opera House），欣賞到備受國際認同音樂家的演出，讓新的觀眾欣賞到港樂精湛技藝的良機。」

港樂主席劉元生表示：「二〇一七年的巡演，讓新加坡、日本和韓國的觀眾，難得可以欣賞到由炙手可熱的指揮梵志登，指揮亞洲前列的港樂，以及才華洋溢小提琴家寧峰的演出。港樂上次到首爾演出已是十三年前，新加坡則更是十七年前。樂團曾於一九八八年到大阪演出，這次巡演正好與這些地方的觀眾重新連繫。」

梵志登期待分享節目

港樂二〇一五年到歐洲及英國巡演，並於去年十月在內地三個城市演出。是次國際巡演將演出兩套不同的節目。樂團先會在首爾和大阪演奏巴托小提琴協奏曲和布拉姆斯第一交響曲。然後於新加坡、墨爾本和悉尼，演奏莫扎特第四小提琴協奏曲和馬勒第一交響曲。

▲小提琴家寧峰



網絡圖片

港樂音樂總監梵志登（Jaap van Zweden）說他十分期待與觀眾分享上述節目：「馬勒的音樂充滿情感，他的第一交響曲相對較短且平易近人，很適合巡演時演奏。布拉姆斯第一交響曲具有撼動肺腑的心跳節奏，最後樂章勝利浩蕩。寧峰出色的小提琴家，巴托和莫扎特的小提琴協奏曲在他手中將被演繹得閃閃生輝。」

香港觀眾可於四月十四日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行的國際巡演香港



▲四月十八日港樂會在大阪The Symphony Hall演出，圖為The Symphony Hall推出的海報 The Symphony Hall網絡圖片

首場音樂會中，率先欣賞巴托和布拉姆斯的節目。

查詢詳情可瀏覽港樂網址www.hkphil.org。

老夫子展最後半場600人入場

【大公報訊】經典漫畫《老夫子》作者王家禧（筆名：王澤，又稱「老王澤」）於美國時間元旦日凌晨逝世。由去年十二月十日開始在灣仔動漫基地舉行的「想入非非——老夫子漫畫作品展」，原定一月四日完結，主辦單位香港藝術中心知悉王家禧離世後，將展期延至昨日（一月五日）下午一時。

香港藝術中心統計顯示，該展覽自開幕之日起至結束，合共超過一萬五千人入場參觀。一月四日有逾二千人入場參觀，較平日多四倍；一月五日加開的最後半場，入場人數接近六百人。

因場地其後的檔期已滿，故未能將展期延至更長，但會在香港藝術中心戶外廣場擺放老夫子雕塑，又會在灣仔動漫基地擺放紀念冊，讓市民向王老表達敬意。



▲「想入非非——老夫子漫畫作品展」展品之一：「老王澤」將其本人的漫畫形象加入到《老夫子》創作之中（《苦中作樂》篇） 大公報記者湯艾加攝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 新娛國際主辦，梁兆明、鄭雅琪等主演粵劇《紅樓夢》晚上七時半於北角新光戲院大劇場公演。
- 浪人劇場晚上八時於牛池灣文娛中心劇院公演粵語話劇《Bear-Men》。
- 「關懷集」系列：夢一族木偶團（法國）晚上七時半於荃灣大會堂文娛廳公演《飛天少女花貝拉》。
- 「生命創意奇遇計劃」展覽下午四時於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中央庭園開幕，展至一月八日晚上七時。
- M+首個設計藏品展「形流意動：M+設計藏品」於西九文化區M+展亭展至二月五日（逢周三至日開放）。

王菲出「車禍」了嗎 楊勁松

新年前夕，王菲在上海舉行的演唱會，遭遇了兩大公關危機。先是高票價之爭，這場最高票價定為一千多美金，創下華人演唱會票價新高，在網上更被炒到十萬元一張，開票數十秒即售罄。但不久，即被爆出有大量入場券被囤積，網上出現該演唱會折價票。該演出當晚，我從地鐵口走到體育館的路上，

都是等待退票的歌迷，可謂一票難求。這場票務烏龍，最終以當晚現場觀眾爆滿水落石出。該演唱會被騰訊視頻現場直播，刷爆微信朋友圈，場館內外兩種觀眾的反應截然不同。我是屬於館內觀眾，確實被現場舞美、樂隊與王菲演唱所感染，我與周圍的觀眾幾乎跟着王菲唱了大部分曲目。有次人說，看歌星演唱會其實是去參加一次合唱，觀眾歌迷台下大合唱，台上的歌手是領唱與伴唱。我覺得

此話有理，起碼看王菲演唱會是這樣。沒想到，這個場內嗨翻天的演唱會，卻被網友定論為一場走音、跑調的「車禍現場」。任何一場個人演唱會，由於體力與現場技術等因素，出現歌手走音、跑調的現象屬於正常，王菲也不例外。後來回放了當晚演唱會視頻，發現她的發揮並未失常，網友言之過頭了，特別是一些名人對王菲不會唱現場的言論，確有煽風點火以博眼球之嫌。場內外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暴露出這場演唱會引發的階層分裂。（上）

葉特生與我 阿濃

看到葉特生兄在專欄《生命特寫》的告別篇，深覺可惜。因為我們在實際生活中難得見面，只憑文字神交，專欄停了，這樣的精神聯繫也就斷了。葉兄說他寫大公報專欄已四十年，我想：真有這麼久嗎？但他以

兒子的年齡作證，應屬可靠。記得我曾與葉兄共寫一欄，隔日輪流刊登。欄名由我定，當年用的是《生生不息》，因為他的名字和我的本名都有一個「生」字。而且我們對生命都取態積極，文章內容也勵志。後來《小公園》改為隔日出現，我們同日見報，於是要分家，我改欄名為《南牆集》，他改為《生命特寫》，把他的名字都嵌進去了，足見巧思。我與葉兄的另一次合作在香港，他為一家電視台拍攝專題報道，那次的題目是鄉村學校。因為我曾在香港元朗一間鄉村小學任教，便帶同攝影隊前往。我們就當時鄉村學校情況，對話一番。葉兄曾在電子傳媒展露才華，後因健康出了問題息影。康復後全力投入宗教事工。他的散文著作甚豐，一本《浮過生命海》擁有大量讀者。近年少見他宗教以外文字，停寫專欄，會使不少讀者失望了。

平安著陸 斯人

在一個機構做了三十多年，終於到退休的時候了。離開時當然也百感交集，不過天下無不散之宴席，時候到了，互道珍重，揮一揮手，不帶走一片雲彩。從今以後不要早起逼地鐵，不要頂著工作壓力過日子，可以放心睡一個午覺，高興時出門走走，做一個世間散淡人，也是半生勞碌修來的福氣。想想這些年來沒有做過什麼違法亂紀的事，也沒犯下什麼不可彌補的大錯，工作雖然辛苦，但有意義，與人相處雖不是面面俱到，但

還交了不少真心朋友。最要緊的，三十年來做的都是自己喜歡的工作，既滿足了個人興趣，也對社會盡一點點綿力，然後養一頭家，栽培兩個子女，算起來，對上對下對左右，都有了交代。人一生短短數十年，當拚搏時，恨不得有洪荒之力。那麼辛苦一步一步往前走，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即使有時覺得過不下去了，但稍微挺一挺，也都過去了，過去了以後回頭看，狂風過後水無痕，太陽依舊每天升起。做自己喜歡的工作，也將個人價值盡情發揮，沒有大錯，不生懊悔，如此平安著陸，退休去也。

眾山皆響 張冷

所幸在北加州三藩市灣區有幾位喜歡藝術的華人朋友，工作之餘，攝影、電影、音樂，無不涉獵。他們的陪伴，使得我的灣區業餘活動除了明媚陽光下散步爬山，也有些精神與思想的維度。昨日被台灣朋友K與C請去家裏聽音樂喝下午茶。他們夫婦為「丁克」一族，甚是灑脫，會長途跋涉進城去看一部法國電影，每年出去旅行，看展覽聽爵士音樂會，四處收集黑膠唱片，品茶品酒學做手工甜點……這種情趣化的生活對於因身書齋的學者來說是種奢侈，但假期偶爾參與一下，倒也別有樂趣。他們並主持一個觀影俱樂部，不定期放映和討論電影，也請我去做過幾次講座。K與C新近升級了音響系統，請我們去聽黑膠唱片。他們有很好的收藏，尤其民謠與爵士樂。聽到一位挪威爵士歌手Radka Toneff唱《The Moon Is a Harsh Mistress》，音韻清逸，繞樑不絕。她的獨特音色，也融入保加利亞民歌傳統（父親為保加利亞歌手）。很多女歌手唱過此曲，包括台灣歌手齊豫，Toneff的演繹，令我過耳不忘，念念不忘。後來查詢資料，發現她於一九八二年在挪威某處樹林服過量安眠藥自殺，時年三十歲。不知她經歷過什麼，這樣的超塵妙音，卻是絕響。晚間回家，偶遇自己以前抄下的句子，宋代畫家江參（《林壑積翠圖》）友人張綱在跋其山水圖時所言：「胸中丘壑，發之毫末，居然有萬里勢。閉窗日，鳴琴對之，便覺眾山皆響。」

樣不同製作，直到現在接近三十年。朗哥在九十年代曾經獲得獎學金，讓他可以遠赴美國考察化妝技藝，並在彼邦認識一位京劇名家。當時朗哥對戲曲的化妝方法一無所知，但是虛心學習之下，該位京劇名家在三天之內，不斷向朗哥口述戲曲化妝的竅門，以至戲曲藝術的特色。於是，在紐約街頭，朗哥跟隨名家學習旦角的碎步，感受旦角溫柔的特質，從而發掘其臉部化妝的神髓。不斷學習，就是朗哥從事藝術的心得。

時報廣場迎新年 海雲

湊巧的是那年，孩子的祖父母和叔叔來我們家過節，新年夜，我們家有七口人。雖說我定的套房，裏間外間共有三張大床，但這麼多人怎麼帶進酒店？先生倒是慌不忙，帶上兩個睡袋，說讓孩子們睡睡袋。結果，酒店沒問題，全部放行。基本上我們看到一家家都很多人，估計好不容易訂到的狂歡地酒店，誰不招親呼朋的，也對不起自己付出的那些銀子。酒店卻只發給四張鑰匙卡，兩張通行證，通行證是因為廣場四周設有警察的三道關口，憑證可以自由進出，鑰匙卡是可以進出酒店的證件，可是後來才發現，對自由進出酒店幫助

也並不大。我們一家是中午時間進的酒店，大家出去逛廣場，我就在酒店休息一下。下午時分，我們帶著叔叔去喝杯咖啡，咖啡館離酒店並不算太遠，可是要過時報廣場最裏面的警察牆。憑着酒店發的通行證，我們三個可真威風，警察一看就放行，咖啡喝完，我們走向酒店，還得到警察一路護送，人牆那邊的人群看着肯定是羨慕死了，我們得意極了。那時大概傍晚五點鐘不到吧，那會兒感到這酒店訂得真是值啊！夜幕降臨，先生把老老少少都趕下樓出了酒店，說開始時報廣場的守歲了，外面人山人海，還有表演，更有中國紐約領事館的官員講話呢。（中）

朗哥的心得 輕羽

香港舞台表演的藝術水平，在觀眾可見的範圍都有甚高水平。然而，好些幕後工作卻不甚為人注意。可是，資深化妝師陳明朗卻令我，資化化妝也是一種創作，同樣可達高超的藝術水平。劇壇好友都尊稱他做「朗哥」。自七十年代中期從內地移居香港，朗哥原本的嗜好是繪畫，於是來港後先在專科學校修讀繪畫，其後便在坊間繪製「行貨」，即是風格

和意象統一，以外地旅客為銷售對象的油畫。雖然是敬業樂業，但朗哥也不甘於只在幕後藝術。在偶然的情況下，朗哥認識到當年草創的香港話劇團，其時除了招募演員之外，亦需要尋找幕後人員。朗哥於是嘗試投考，面試人員問他想報考何種崗位，朗哥只是支吾其詞，沒有意向。由於朗哥懂得繪畫，於是主考人員便讓他嘗試為演員化妝，朗哥以繪畫的技法為演員試筆，其實並不是專業手法，可是他勇於嘗試的態度，就被劇團接納成為特約化妝師，自此參與香港劇場各式各

很多人認為，朋友有事相求，定要鼎力相助。我認識一些熱心人，是港人所謂的「黃大仙」，只要是別人託付，就有求必應，滿口應承。他倒不是虛情假義，而是當時拉不下臉說「不」。等靜下來琢磨，這事不是他能力範圍能解決的，只好硬著頭皮去求別人，忙進忙出的，搭上錢物，不得安閒。最後事情也不一定辦得成，反欠下一屁股的人情債。

曾有一位老朋友，答應為內地學生辦理財務擔保出國留學。但他自己沒有那個財力，於是求香港的親戚出示財產證明辦理。親戚辦是辦了，但是很不高興，背後說：憑什麼？我批評他太愛攬事，自不量力。他卻認為我為人冷漠，不喜助人。北方話裏「攬事」一詞，相當於香港話裏的「八卦多事，大包大攬」。求我辦事，最叫我頭疼的，是讓在香港為在內地不方便出的書找出版社。那些人多以為我很有路子，和出版社相熟。他們不了解香港出版界目前慘淡經營的苦況，也不明白有的書實在不好出街，更不會自省他們的書有無出版的價值。「老婆是別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妙」。誰都覺得自己的文字天下第一。若當時沒有回絕攬上了這事，無法出版時，他們多會怪罪於你，認為你太不負責任。其中一位仁兄對我解釋的反應是：不予理睬，一個字的回覆都沒有。我明白我和他的交情也就到此止步了。